



符公望作品集

符公望作品集

花城出版社

符公望作品集

*

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1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广东广彩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南海市盐步镇河东)

8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4插页 190,000字

1997年3月第1版 1997年3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册

ISBN 7—5360—2487—8

I·2143 定价:12.00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直接与本公司联系调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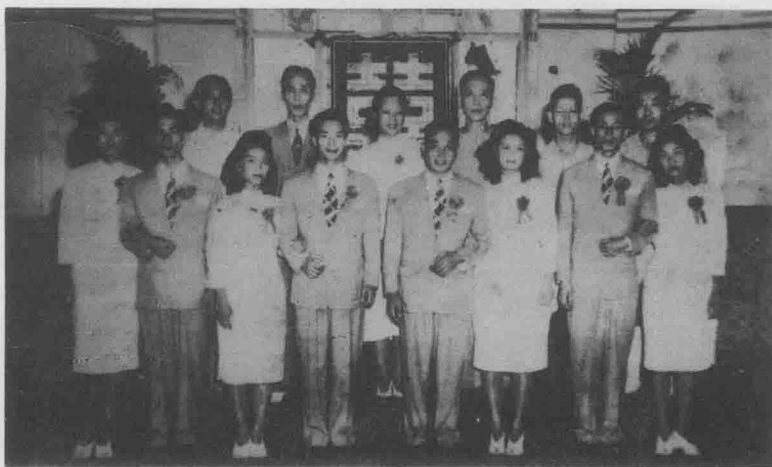


符江謐

作者像 摄于 1959 年



1948 年在香港演出歌剧《白毛女》时部分演员职员合影。符公望（后排右一）扮演区长。



1948 年郭沫若夫妇、冯乃超、李枫、张振南、王逸与四对新人合影。前排从左至右：区英、倪路；区芳、梁克寒；符公望、徐楚；林榆、苏茵。



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政治部文工团全体团员合影。前排左一为符公望。



1960年符公望与妻、子合影

符合公众愿望的作家

——《符公望作品集》序

李 门 梵 杨

要使文艺作品通俗易懂，群众喜爱，并不容易。符公望同志知难而进，矢志不渝，长期以来，一直坚持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反映大家关心的事情，并且取得了可喜的成绩。解放前，他就被诗人、戏剧家黄宁婴称为“我们这个队伍中的开路先锋，也是作品最多的一个”，还说他“一开始就用广州话写了好些诗歌，而且给音乐家们谱上了曲子，很快地响遍了香港的每一个角落，如《古怪歌》、《矮仔落楼梯》、《亚牵送殡》、《黄肿脚》、《幡杆灯笼》、《火烧灯心》……可谓风靡一时，博得了广大人群的热烈欢迎。而受到欢迎的主要原因就是由于它的通俗易懂，有风趣和对黑暗政治的嘲讽。”至于用龙舟、木鱼这种流行于粤语地区的艺术形式来创作的诗歌和唱本，就更为引人注目，比如《中国第二大堤》、《二婢绝粮》等等，内容更为感人，情真意美，音韵悠扬，人物形象尤其鲜明，很有典型意义。这些作品以及谱了曲的歌词，不只当时广为传唱，几十年后的今天，人们还没有忘怀。比如收在这个集子里的好些歌词或唱本，都是当年的战友、读者提供的。因为

作品在报刊发表后虽曾剪下来保存，但由于作者和他的夫人徐楚同志在1949年1月都进了游击区而丢失了，近来战友们谈起来感到可惜，觉得应该结集出版，才通过他们和一些读者的搜集，有的甚至是通过回忆笔录而得到的。岁月如此悠长，读者仍存于心中，这完全是作者处处考虑到人民大众，且无论思想内容还是表现形式，都符合公众愿望的结果。符公望这个笔名，正是他为人文的具体体现。这是个公而忘私、心系群众、很有党性的人民艺术家。

符公望并不姓符，他姓庞名岳。1911年11月17日出生于广东省南海县石湾镇，1977年10月4日病逝于广州。石湾，现在已属佛山管辖，是佛山市的一个区。这个古镇素有“南国陶都”之称，除了日用陶瓷，还盛产精美的陶瓷工艺品。那里民风淳厚，百姓多是兼工、农于一身，勤劳而聪慧，能歌善唱；白天，民谣小曲，回荡在野外田间；夜晚，箫管琴弦，响遍于闾里小巷。出生在平民之家的符公望，不只思想感情受到劳动群众的影响，艺术风格也受到民间文艺的熏陶。可以说，符公望是个在劳动人民的智慧哺育下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要创作符合公众愿望的作品，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文艺工作者跟常人没有什么不同之处，如果说有，恐怕主要是对社会较为关心，因而对人民大众的感情更深一些罢了。从符公望身上，就可以看到这一点。他是个对祖国和人民满怀激情的人。抗战期间，眼见祖国被侵略，人民遭苦难，他毅然决然地投入抗日的行列，到抗敌演剧队第四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于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得到革命文艺家的帮助，看到进步文艺对群众的影响，进一步认识到文艺的重要性，懂得要发挥其战斗作用，内容一定要

同人民的命运紧密关联，形式则必须为大众喜闻乐见，通俗易懂。这一实践，坚定了他为大众而演出、为人民而创作的信念。从此，他一直战斗在革命的文艺战线上，特别是在解放战争期间，创作了大量通俗文艺作品，成为以粤语方言进行创作的最有影响的革命作家。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进步文艺工作者受到迫害，不得不以各种方式继续战斗，或者到解放区，或者转入地下，或者到香港去。符公望到了香港，担任中原剧艺社的秘书。剧艺社在中共中央香港分局文委的直接领导下，以歌、舞、剧等多种形式，配合形势需要，开展活动。

这里，顺带谈一件很值得一提的事，那就是1948年5月，中原剧艺社、建国剧社和新音乐社联合演出歌剧《白毛女》的事情。这次演出，不只轰动了香港、九龙，甚至有人从广州、潮汕、澳门、新加坡、南洋等地赶来观看，连一些洋人也被感动了。郭沫若、茅盾、欧阳予倩、邵荃麟等同志还写文章赞扬，认为那是人民解放胜利的凯歌，是工农大众艺术的一个胜利。参与演出或工作的都是对人民文艺情笃志坚的同志，如导演团的王逸、李凌、倪路，经营部的斯蒙、林奕，演出部的李门、李鸣、徐严，宣传部的梁克寒，音乐部的胡均、郭杰、严良堃、谭林、张中、蔡余文、余薇、叶素，演员李露玲、方荧、蓝谷、蒋锐、周伟、廖瑞群、陈家树、张志晖等等。演出是非常成功的。然而这么一个优秀的革命歌剧，要在香港演出，困难极大，首先要得到香港英国政府华民政务司政治部审查核发的准演证，没准演证连戏院也不敢安排上演。谁来负责攻这一难关？中原剧艺社的秘书、《白毛女》演出委员会的主任符公望。他积极肯干，热情高，有经验，知道那些官老爷只

看故事梗概，不看原剧本，于是钻了这个空子，巧妙地编写了关于《白毛女》的故事提纲，再送去一份“小礼”，几经活动，终于得了个准演证。谁知一演出便轰动了港澳，弄到那位经手批准的官员非常头痛，不得不来找符公望，要求不要再演下去，以便于他对上司作个交待；符公望推说无故停演，戏院和观众都不会答应，弄不好对他更为不妙；那官员找不到别的理由，只好作罢。当时，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的胜利，革命形势迅猛发展，港英当局害怕我们的活动会影响它的统治，因而改用其他办法来扰乱、捣鬼，使不少同志呆不下去。为了加速胜利的到来，我们的同志在地下党的安排下，先后离港进了游击区。但不管怎样，这次《白毛女》的演出，确实是一个大胜利，轰动了华南、南洋，使群众看到了解放区的歌剧，受到了鼓舞和教育，对打倒反动派、建立新中国增强了信心，不少青年还因此投奔了革命，参加解放祖国的伟大斗争。这个胜利，是大家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斗争的结果，也是跟符公望同志的努力分不开的。

在这段日子，符公望参与演出和其他活动的同时，没有忘记他手中的武器，不断地用方言或普通话进行创作，写了不少作品，其中一些歌词由音乐家谱上曲子，如《分别进行曲》、《青年，祖国解放需要你》、《青年，历史的铺路者》、《再谈一次天》、《买颗子弹打自己》等等，在港澳和两广说粤语的方言地区的群众中间，广为传唱。

这里，得稍为谈一下方言文学的问题。因为或许有些青年不太了解当时的情况，会问：不是说语言文字要规范吗？怎么要写方言文学？

方言文学的问题，早已存在，特别是解放战争期间，为了

接近群众，使文学大众化，不少人已运用群众习惯的方言土语进行创作，因而在香港引起过热烈的争论。邵荃麟、冯乃超同志曾为那次争论写过一篇《方言问题论争总结》，文章一开头就说：“方言文学的提出，首先是为了文艺普及的需要。”茅盾同志在《杂谈“方言文学”》一文中，说他是把方言问题当作华南文艺工作者如何实践大众化来理解的，而大众化“在形式问题上，‘语言’是一个重要的构成部分。”谈到它的重要性时，茅盾还说：“人民胜利进军的步伐声愈来愈近了，作家们的责任感空前地加强了，如何有效地配合人民的胜利进军而发挥文艺的威力，今天凡是站在人民这边的作家们正是人同此心，心同此志……如果要使作品能为人民所接受，最低限度得用他们的口语——方言。”由此可见，在当时，方言文学同人民大众和革命形势有着不可分离的重要意义，那是为了发动群众投入斗争、迎接解放的一个极为重大的任务。符公望和众多文艺工作者如华嘉、林林、陈残云、黄宁婴、钟敬文、叶圣陶、黄谷柳、黄绳、楼栖、芦荻、金帆、黄雨、梁克寒、李门等等同志，都积极地投入了这场战斗，或写出了很有指导意义的论文，或创作出很有影响力的作品，为人民的解放、新中国的成立，尽到了一个革命文艺工作者应尽的责任。

今天，祖国进入了繁荣发展的新时期，劳动群众的文化水平已大为提高，国家要统一，民族要团结，作为传达思想感情的工具的语言文字，要有个统一规范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但不能因此而用今天的要求来看待以往提倡过的方言文学，加以否定，而应该用历史观点来考虑，正如列宁在《论民族自决权》中说的那样，在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问题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绝对要求，就是要把问题提到一定的历史范围之内。也就

是说，一切以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方言文学，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发挥过今天难以想象的积极的战斗作用。虽然那时也有人对符公望的广州方言诗《个柳手》提出批评，但却立刻受到工人们的反对，他们给《正报》的编者写信，“代广东方言诗作者抱不平”，还说：“我们是一群在船坞里工作的人，文化水准极为幼稚，所以我们多数靠着看书报来补助学习，我们在贵刊第五十七期见有一首广东方言诗《个柳手》，诗句极为通俗，我们对于呢种诗里词句，觉得它能运用旧瓶新花，确是对于我们没有多大知识的工人们，有莫大的补助。”这封信在报上发表时，署上一群工人的名字，以示严肃负责；这不仅出自对方言文艺的喜爱，还表现了劳动群众的政治态度，因为《个柳手》描述一件与大众命运攸关的故事：国统区街头一个饥饿的孩子被拉去当兵打内战。可见文艺并不是时下一些人所鼓捣的所谓单纯的娱乐，而同时更是一种移人性情的教育工具。作为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能无视人民群众的欣赏习惯，更不能对他们的命运、思想感情淡然置之。符公望，这个对党和人民忠贞不二、心贯白日的同志，就把服务大众铭刻于心，视为自己的天职，创作上，总是以群众易于接受的形式，叙人民之事，抒人民之情，绝不孤芳自赏，且律己甚严。他在《从自己的作品谈起》一文中，认为自己还“不是生活在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核心”，“只有回到人民的生活和斗争中去”，才能担负起重大的责任。于是他真的进入“人民的生活与斗争的核心”当中，不只深入到香港工人群众中间，还于1949年1月进入游击区，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担任政工总队长和粤中文工团团团长，在紧张繁重的战斗生活中，甚至解放初期，也没有放弃方言文学的创作，《我地嘅队伍好似一条龙》、《月光

光》、《跟实毛泽东》、《打倒美国鬼》等作品，以及解放后荣获中央文化部、中国文联歌曲评奖三等奖的《中国人民翻身大合唱》，就是那个时期创作的。

当然，随着形势的发展，为适应时代的要求，特别是成为广东作家协会的专业作家之后，符公望写作新诗、歌词、剧本和小说，就没有再使用粤语方言，而是用规范化的语言文字来创作了。为了保持作品的本来面目，我们在编辑这本集子时，没有作任何改动，只对一些过于生僻的方言，作了注释。我们认为这是好的，必要的。

通俗文学，尤其说唱性质的作品，除了语言，还有个形式问题，也可以说是格律吧。符公望对此很有研究。他认为流行于广州话地区的龙舟、木鱼，便于写人叙事。他掌握住这一特点，写了好些叙事性的作品，比如《二婶绝粮》、《中国第二大堤》、《太婆上祠堂》等等，不只情节集中，人物性格鲜明，反映了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而且非常讲究音乐性，声韵因情节的需要来安排，读来令人泪下，激人奋起；既是动人心魄的唱本，又是情真意美的叙事诗。符公望不是奴隶似的追随在民间形式之后，而是这些形式的主人，给以创新，发展，使之表现新的内容，新的情绪。叙事，并不容易，如果没有结实而深厚的生活基础，绝不可能提炼出一个既集中、又有表现力，并且能反映生活本质的故事情节。在这个方面，符公望做得相当出色。不说稍长的唱本了，短短的十几行诗，都有件具体的事情，显得短小精悍，形象生动。这也是跟他处处为大众着想分不开的。他的这些作品，可以说，对某些空洞无物晦涩难懂的诗歌，是一个有力的讽刺，也是一个良好的启示。

符公望毕生勤奋，写了不少作品，可惜年代久远，难以搜集齐全，好在得到当年的文友和读者热心帮助，特别是胡均、谭林、林榆等同志，或提供资料，或追忆记述，使一些作品失而复得。

收在这个集子里的作品，样式多种，这里只略为谈了一下诗歌方面，其余无暇涉及。写了以上这些文字，更大的目的，在于对作者符公望同志及其产生过良好影响的作品的追忆和怀念，并希望我们的社会主义文艺得到更大的繁荣，出现更多更好符合公众愿望的作品。

1995年冬于广州

目 录

符合公众愿望的作家

——《符公望作品集》序 李门 梵杨 (1)

第一辑 歌词·唱书·诗

古怪歌	(3)
矮仔落楼梯	(6)
亚聋送殡	(8)
家乡月	(10)
黄肿脚	(13)
抗议	(15)
幡杆灯笼	(16)
一只豺狼一只羊	(17)
分别进行曲	(18)
二婢绝粮	
——音乐舞蹈剧《长夜》序诗	(19)
中国第二大堤	(26)
太婆上祠堂	(30)
检查	(33)
个柳手	(34)
八月桂花满树黄	(35)
表兄哥	(37)

唔好做飞鯨	(39)
冇屋住自己起	
——电影《几度春风》主题歌	(40)
青年，祖国解放需要你	(42)
咪上当	(44)
胜保初到香港	(48)
我地嘅队伍好似一条龙	(59)
月光光	(60)
兜督将	(62)
捉乌龟	(63)
中国人民翻身大合唱	(64)
跟实毛泽东	(76)
有条花靚仔	(78)
打倒美国鬼	(80)
防袭防钻	(81)
工人大佬冇衰仔	(82)
增产献机	(83)
亲爱的	(84)
自由幸福的新天地	
——儿童歌剧《幸运鱼》主题曲	(86)
青年，历史的铺路者	(88)
再谈一次天	(90)
买颗子弹打自己	(92)
忘不了你	(95)
抗美援朝志愿军进行曲	(96)
崇高的友谊，共同的理想	(98)

想通了	(100)
一个“官”	(102)
你想了些什么	(106)
期待	(109)
有这么一位同志	(111)
危险的逻辑	(113)
和平共处，不许再有战争	(115)
节日礼赞	(117)
绿化了的钦州	(119)
欢呼钦县车子化	(120)
六峰山下出了英雄汉	(121)
山歌	(123)
中越友谊大桥通车了	(124)
一点感想	(125)
欢声笑语尽成歌	(127)

第二辑 小说·散文

两师徒	(131)
我们的工厂	(143)
第一次集合号	(146)
刺竹林的故事	(153)

第三辑 评论

建立方言文腔的文学	(163)
从自己的作品谈起	(171)
龙舟和南音	(177)